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

漢書

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

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

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

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序說

一

近譬堂藏板

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

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

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

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

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

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

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

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

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
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
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
自著軻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西山真氏曰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
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
也所謂大本也淵隱蓋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
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
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
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黜之勇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序說

二

近譬堂藏板

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
賢爲大親親之經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
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也其
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
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
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
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
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
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歿莫時伯魚之沒已
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
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
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
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新安陳氏曰愚聞或疑易
繫辭有子曰字以爲非孔子作朱子曰安知非後人
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峯刊之每章加周子曰字
今讀孟子亦當會此意○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
孟子所見也謂爲潛王者苟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

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說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駟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繫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潛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潛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詳以爲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爲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爲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蔡虛齋曰依吳氏程註孟子游齊梁時距孔子時一百六十餘歲云云。見得不是親受業少微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序說

三

近瞻堂藏板

載孟軻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云云。此大抵後人所爲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者耳。○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于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述。而曰私淑諸人如此輕他如顏子則曰夫子循循云云。○曾子亦屢曰吾聞諸夫子。○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蓋爲見其屢引詩書而以爲尤熟于此耳。不然何以知其獨長於此。後學如此比度前賢其亦無據而可笑。無怪乎高子以追蠡而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也。故程子闢之。○據綱目則孟子先游梁後適齊。蓋孟子游齊梁時年皆晚矣。故于梁則惠王一見稱之曰叟于齊則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以齒德自居也。蓋是四十不動心。方始出而欲擔當天下事也。○孔子以道不行。晚年便贊周易修春秋。刪詩書定禮樂。以垂萬世。蓋既不得行于當時。便當思以傳于來世。此所謂是這般時節。則聖賢所作是這般樣子。者今孟子道又不得行于當時矣。則其所以觀天條地之

規模豈徒終鬱于胸中而與其身俱逝耶當時在門又無卓然高弟能傳其道而發明之者又安得不一索筆爲吾道計以開先聖邪如顏子不著書則以時存孔子在且早死至曾子則有大學子思則有中庸以此言之信是孟子自著

異大全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于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于子思者爲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觀王二年壬寅魏君鑿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卽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卽齊湣王之元年伐燕一事史記以爲齊湣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爲齊湣王元年通鑑以爲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序說

四 近譬堂藏板

十七年己丑爲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湣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湣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爲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湣王爲是孟子謂爲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云○蔡虛齋曰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先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上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尙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稱王也燕噲遜國在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王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也孟子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此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

潛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潛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及見潛王。卒故孟子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只說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王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

辨按孟子序說。朱子獨取史記列傳。而節其文。其序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者。邈其淵源之所自也。道旣通而後游事齊梁。欲行所學之道于當世也。乃歷觀秦楚齊魏之所用。皆商鞅吳起孫子田忌之徒。安能用得孟子之德。此所以終不見用也。不能行道于當時。惟三代之德。後世此孟子不見用也。亦由作也。○史記文思傳。道于後世。此孟子不見用也。亦由作也。○史記文一經。朱子手便。嘗作朱子文。春旣曰受業于思之門人。則親受業于子思之說。已不取之矣。旣曰作孟子七篇。則軻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所言之說。已不取之矣。何必諸說之紛紛也。○子思作中庸。盡聖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序說

王

近譬堂藏板

道精微之極。致今觀真氏所引。則孟子之得統于中庸者可知。如此而果親受業于子思。豈有不標其授受之所自。而但曰私淑諸人乎。蒙引所辨。良是。○或云。司馬遷未必有見于孟子之道。今日道旣通。特泛言之。愚謂不然。後旣云述唐虞三代之德。則道之所通。亦即唐虞三代之道也。遷之學雖駁。或不足以知孟子之道之精微。若其所談之仁義王道。及天下之正道。人心之公理。安在史遷不足以知之乎。○詩書孔子所已刪定者。孟子所序之以傳後世耳。至所作孟子七篇。則雖自述其序。知所行以教人。而要皆仲尼之意也。七篇中無一字蹈襲仲尼之言。無一字不子便說仁義。仲尼只說性相近。孟子只說性善。仲尼只說知言。孟子便說養氣。以至仲尼只賢夷惠。孟子便道他聖之清。聖之和。然無非仲尼之意也。此程子所謂未敢便道是聖人而學已到至處者與。○伐燕之事。孟子自以爲宣王之事。又何必以他書而疑孟子。金仁山之言可信。朱子復引史記與通鑑之文。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序說

六

近瞻堂藏板

以為未知孰是者。以列傳為先。事宣王不能。用而後適梁。今以伐燕為宣王事。則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疑游齊梁之先後。非疑伐燕之必為潛玉也。本註原在事齊梁之下。則可見矣。愚疑孟子必先游梁而後事齊。只看首一册書。開章是見梁惠王。既而記襄王。既而記齊宣王。蓋襄王不足存為而後去。而至齊也。此乃孟子自然次第。尤無容疑。或曰。孟子首篇托始于見梁惠王者。蓋欲以仁義開利。該一部孟子之大旨也。愚謂不然。假令以告齊宣。一章居首。則以玉道開霸功。豈非春秋戰國時一大關鍵。泥玉道即仁義。霸功即功利。何不可談一部孟子之大旨乎。故愚斷以序書之先後。為孟子游梁齊之先後云。○既先游梁。後至齊。見宣王。則伐燕之為宣王事。又無容疑矣。獨虛齋謂齊伐燕為二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為梁惠篇所載。兩章後。潛王又伐燕。而燕曾以國與子之。齊伐之。取七十二城。作孟子時。潛王尚在。未有諡之可稱。故後公孫丑篇沈同問燕可伐二章。但稱王不稱宣者。謂其為潛王也。愚按前梁惠王篇。

明有五旬而舉。取之何如之言。後伐燕取之。諸侯謀救燕。分明是燕曾子之時事。若因燕喪伐之。僅取十城。恐不能五旬而舉。亦未便能取得燕也。宣王安得有取之之事。而孟子有一運而已矣。之答乎。斷當從通鑑之說。而以仁山之言証之。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序說

七

近譬堂藏板

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

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

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

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

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

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序說

八

近譬堂藏板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謬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評類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朱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序說

九

近譬堂藏板

子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鋒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他存許多答問發揚。○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無傳。○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得人相似。必有箇致命。○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因說仁義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箇心。○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法。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讀亦知作文之法。○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間架。○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一二句。惟老蘇文深得其妙。○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汲世不聞耶。○或述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集注乃精義之精體。○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序說

十

近譬堂藏板

會且如養氣一章被他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讀。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迷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專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會着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譯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喟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孟子疏。乃邵武吉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當孔穎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爾其書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各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韓子謂荀楊大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醇耳。○程子說荀楊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若以孟子比孔子。特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寔。○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存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

精義 伊川曰。參也魯也。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曾子也。觀其啟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明道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伊川曰。韓退之言。孟

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于詩書，非也。趙岐未為知孟子者。焯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請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由孟子可以觀易。○大、小全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實，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與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又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克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與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益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韓子但言孔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序說

七

近譬堂藏板

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啟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覺軒蔡氏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之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平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氣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微明人。孟子儘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雄辨。○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者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序說

主

近譬堂藏板

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一也。○蔡虛齋曰：程子謂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亦非鑿空撰得出。許之亦幾於過矣。蓋韓子此語全得於孟子見知聞知一章，他是何等聰明人，融會出來，便成此一段說話。○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云：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今按韓子此語則是字已存存所措而程子朱子却又云云者，何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堯以是傳之舜，此一畧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者畧

同送文暢序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出，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葬，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播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於吾心。○三子之醇疵，愈之論則非矣。吾不知愈之為是醇疵之論者，將為道邪？將為書邪？欲削前代之不合，以附於聖人之篤，愈不過為書計也。異時原性之作，以為性之品有三，三子者得其中而遺其上下，則未免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矣。慕孟子之醇而未嘗同其醇，拊荀揚之疵而未嘗去其疵，則愈之為愈，特庸之大經上自王朝之問，以至父子夫婦房閨之內，先王莫不制為之禮，此皆係五品之人倫事，如儀禮典禮所載，猶可見其畧也。○大法，蓋指刑政典章之

屬如周室班爵祿之制。當時孟子已曰其詳不可得聞。諸侯已去其籍矣。至於論井田。則亦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可見大法之亡滅已多。○孟子所謂於傳有之者。今皆無此書矣。可見所存能幾。然而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僂矣。無孟氏。則楊墨行正道廢。天下皆歸於無父無君之教。而淪胥於夷矣。○一說是真實至服左衽言侏僂。觀晉滅三綱。宗老莊。而夷胡亂華者。近二百年。宋徽宗。國四維。尙玄教。而蠻狄入據中原。馴至胡元遂主中國。是也。按此說較切實。得左衽侏僂字面不虛。○問孟子英氣害事。處安在。曰孔子德性較寬大。氣象較從容。故甲者亦得而親之。高者亦愈見其不可及。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曰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飲醇醪。令人不覺自醉。譬之春風動物。自然能使發生也。如此而猶有不入不行處。則命也。若孟子則不如孔子多矣。旣是如此。則其所以感人者。亦未得如孔子矣。程子安得不責其備。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序說

三

近譬堂藏板

○墨蔡虛齋曰。孟子七篇。皆在見孺子入井上得來。蓋因見孺子將入井時一段光景。而驗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後方敢排衆論之參差。而斷然一以爲性善。旣是性善。則性中只有箇仁義。何必曰利。而七篇之書自此成矣。

○辨。拗韓子堯以是傳之舜一段。觀其上文。但指易詩書春秋之文。禮樂刑政之法。士農商賈之職。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之倫。麻絲之服。宮室之居。粟米蔬菓魚肉之食。爲生人日用之常道。而唐虞三代以來。所以爲教養斯人之具者。也。雖此亦是道。然韓子說得來極粗。若論無過不及。歸於一中。正要。在這裏面分別其尊卑上下。親疎貴賤之等。殺若。只世守這箇庸。則何代不有此程子許之誠。過虛齋辨之。良是。求子引之於序說之後。亦以其有合於見知聞知一章。孟子所自序之意而取之。未暇深論耳。○程朱嘗謂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直指性之本體。而不分別氣質言之。致啟告子以後紛紛之疑。茲又謂其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者。蓋性要兼氣質言之。只

是因人有善有不善之故其實性之本體原善人乃當爲善而不爲惡以復其初不然則聖人要人爲善盡屬勉強事幾何不胥天下而爲不善也故曰大有二句來只率性處便是道此所謂不兼氣質言之者也若一落氣質如何不存偏雜如何率性便是道程朱所以亦有性卽理也之論○孟子口之於味也一章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卽是兼氣質言性處○孟子擔當世道則曰正人心已身用功則曰存心養性收其放心騷仁義禮智之端則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正君定國則曰格君心楊氏謂千變萬化只從心上來是矣愚觀孟子所言之心皆指仁義之良心卽唐虞所謂道心也孟子說心處便是說性善惟其直指本體故能見道分明斬釘截鐵然忒煞高了人準從他下手候工夫煞甚難故程子又謂學顏子有準的學孟子無準的也後來異端亦易於假借如良知之說收放心之說都從孟子裏面差起不知孟子所謂良知是要因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序說

西

近譬堂藏板

其端而察識擴充之非如後世之致良知只當下體便是也孟子所謂求放心是學問許多工夫都要收斂此心全此仁義之本體非如後世之收放心只冥坐不惹一物也若提出有道心便有人心來亦無子靜陽明之禍矣○須知一部孟子言性善言良心只知皆擴而充之一句是把握柄少此一句都不得○孟子天資極高直見道之大原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學問一直到知天處又如仁人心也一句性善良心諸說俱包含在裏面由此而發見自有真情之不容已處見孺子入井則有怵惻隱之心見穿窬則有羞惡之心何往不然故孟子就此顯而易見者以指點人見皆有仁義禮智之良心則人人性善耳虛齋乃謂因見孺子入井時一段光景驗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後方敢排斥衆論則是孟子先不識性體偶觸於外而得之何以爲孟子這也是把一部孟子當文字看了便休也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一

都梁 李沛霖 弟 禎 全訂

男學會 侄 煌 叅較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異勿軒熊氏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學二章言與民同樂三四五六章皆言仁政七章兼言王霸之辨

辨按孟子諸篇章意甚明而熊氏多不得其解如首章以仁義破利即孟子一生學問之所在而謂兼言孟子之學何也四章但言虐政之當除七章王霸是大指其間善推不忍之心皆是王道中事亦非以此兼彼之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一

近譬堂 藏板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

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著書之時追書爾蓋始各王于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于天下矣○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

郡浚儀縣。○趙氏惠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後從其國名為魏氏。至瑩立為王，蓋法愛人好與。曰：惠、汲、豕、紀、華、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蔡虛齋曰：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義，今其曰見梁惠王者，陽貨先豈得不見之義也。故集註取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之語。○問：惠王不必是就見，追斯可以見他，只是厚幣來交耳，何為獨往見曰：孟子已言之矣。季子不得之。

鄉

辨按：孟子一生守不為臣不見之節，篇中言之屢矣。而開章第一句，即書見梁惠王，理直而隴壯，便見得是當見。總見其為答聘幣之禮無疑矣。○學曾問：朱子既謂七篇是孟子自作，而孟子曰：等安知不是後人所加。如此等處，恐截去孟子二字為後人所加，則不成文矣。曰：七篇俱是一筆寫成文字，孟子既著書以道自任，即自稱孟子何害。如後來子瞻作論，亦嘗用蘇子曰之類，未必定後人所加也。若論語單稱子曰字，自是記者尊稱之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二

近譬堂藏板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同大金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于見賢之初。○金仁山曰：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辭，非必有是年也。○王觀濤曰：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辨**按：既曰將有以利，則必有所以利之。非專指財利也。指富國彊兵之類，蓋戰國時爭地爭城，非此莫屬也。利字雖虛，以字却實。以字既實，則利字亦不得看虛矣。時解謂他本是虛字，孟子却做實字，破折他者未是。○曰：利吾國，則似不知有鄰國者，且似必欲貪鄰國之利，以為己利者，此是何等私小心。腸既曰利吾國，則雖包有大夫士庶在內，而惠王開口既曰利吾國，則推極其私小心，腸並亦不問大夫士庶之利如何。止知利吾而已，故下文孟子以大夫之吾家士庶之吾身，放在吾國之外。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水火皆陽金水皆陰而信亦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于愛或主于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于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以混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其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為用則固施于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事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嘗相離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梁惠王問利國便為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利之分其爭毫釐○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非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為義非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四

近譬堂藏板

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程子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大抵說得寬廣，自然不受指點。若說得親切，又覺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說得親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須說教親切。因言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矣。然也只似說夢，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幾之子，據本傳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為舉世無可語者。故盡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自是著說與人。○至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說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于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于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精義**：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

同：諸葛氏曰：語之為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雲峯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論語所謂為仁，是以仁之用言也。○吳氏程曰：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蔡虛齋曰：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科字言。不必要辨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鑿破他。

○愛之理對心之德則為用。若于心之制事之宜。仍又為體。蓋體用無所不在。所謂交羅錯綜。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者。真至論也。張彥陵曰。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存舍此無可言之意。○這兩句。只是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仁義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

辨按仁義禮智分開固是四件。以配四時。信無不在。如土旺四季而無不在也。即單舉仁義亦可。此又如言陰陽則五行也。便包了。故朱子又謂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也。即統而言之。說一箇仁亦可。所謂元者善之長。又曰該四端兼萬善是也。此又如說一箇太極相似。陰陽便也都包了。○體用固錯綜交羅。無所不在。然總無離用之體。亦無離體之用。說體用便在說用。體便在斷不可分。而為二。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人都把心之德為體。愛之理為用。然粗說是如此。細看不第曰心而曰心之德。則德字便連着。用不第曰愛而曰愛之理。則理字便根着。斷義者心之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五

近譬堂藏板

事之宜。亦是如此。不第曰心而曰心之制。離了事。更何處見得裁制。朱子謂就義之全。體處說。即包用而言之也。不第曰事而曰事之宜。若不是本來有箇宜何處更見事之宜。朱子謂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亦即根體而言之也。○仁義似相反。而實相成。仁是慈愛意思。義是斷制意思。一味慈愛。遂成優柔。故少斷制不得。此既存仁。又要存義。似相反。故是兩件。然總有箇心之德。愛之理。便合下存箇裁制。當然處。只言仁而義自在。故合而言之。又只一箇也。故實是相成。其于禮智也亦然。

禎按金聖嘆謂亦字與梁王口中亦字對。渠日來必有人向他言利來。謂他們有以利吾國。叟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亦字不知不覺已將孟子打入蘇秦張儀隊裏去。孟子平日誦法先王。只有仁義一路。並無他說。可以入告者。便不知不覺以仁義上陳。此亦字隱然將自己接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謂從來聖人有仁義。我亦有仁義也。愚謂聖嘆好作聰明。未聞大道。謂惠王熟于從橫富強之言。此亦字已將孟子

作此輩看待。其說或然。至謂亦有仁義是將自己接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後。見聖人有仁義。我亦有仁義。則謬甚矣。孟子之仁義。即聖人之仁義。並即天下人公共之仁義。豈有兩箇仁義。而曰我亦有仁義也。如此。則孟子視仁義爲自有之仁義。可謂私小之極。况本文亦有仁義而已矣。緊跟王何必曰利來。見王何必說利。只有箇仁義可言。此外更無可說。分明是見仁義爲人性所固有。不必他求。何嘗說王何必曰利。我自
有仁義乎。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六

近譬堂藏板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語類 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

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

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

○蔡虛齋曰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受虧也看兩箇

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

必宗○千乘之家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千里出

車千乘者也入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曰家者特

對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

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于申侯是已○

林次望曰自王曰何以利吾國至而國危矣是自利

上推到有害處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至不奪不饜皆是誥國危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

饜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曰句

異大全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

賊藏于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

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

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七

近譬堂藏板

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
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于戈備具是為
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
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土卒七千五百人剛殷周之制
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
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
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
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
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
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于戈素具○魯氏道傳
曰書孔疏比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
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
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
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八

近譬堂藏板

吹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
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
重兩車總百人○項氏安世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除五長外大率皆三
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
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
八當車一乘則於旅卒師軍之長自然無所齟齬不
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
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
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
切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
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
通○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為方
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國當地方三百一十四里有
奇為方百里者十百乘之家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
百故刑法志云云與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
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東陽苛氏曰萬乘之國
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

大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
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
之國當三百六十里有疇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
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
意

辨按孟子雖是以仁義引導梁玉是其本旨然遠為
之極暢仁義之說而不能預破言利之心則仁義終
不可行而其說亦徒然矣看此節只痛破尚利之心
而以仁義之自利繳轉便收人知其所重在仁義而
不知其所重在破利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不
曰家危身危而曰國危可見好利之害上實受之○
分明天子稱萬乘諸侯與天子之卿稱千乘大夫之
家稱百乘則已是十分中取其一分何必紛紛較地
所出之多寡以與孟子抵牾○只上下交征利而國
危矣一包已盡萬乘之國以下决言其國危之禍至
于不奪不饜吃緊在後義先利四字上面都是說先
利然其心則已自有義而自後之矣因說先利故下
後義字作對針新安取斷制以勝私去利微差一線

至謂對君言之
故單言義尤非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或問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于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為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九

近譬堂藏板

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

曰大全雲峯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于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于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慶源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而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于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

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卽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蔡虛齋曰。此利字與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交征。利之利不同。此利是仁義中之利。天理之公也。故始終是利而無害。上條所言利是仁義外之利。則人欲之私而已。故不免于害也。○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利。兩箇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字不同。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

林次崖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是孟子見惠王欲求利。就仁義中覓箇利來動他。乃仁義之利。非利之利也。○呂晚村曰。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辨按仁義未嘗不利。是朱子發明仁義中所自致之理。如說學也。祿在其中。一般其實人君不爲利而爲仁義。總有利心。早不是仁義了。故又曰。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于己也。到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十

近譬堂藏板

戴于己。固是利。然。是他自然親戴。不是我有。求他親戴之心。○若孟子平地忽說仁義有利。仁義無往不利。則言仁義。仍是謀利心。賜矣。今因上文說利之害。到弑奪不止。則遺親後君。都包含裏面。人君肯躬行仁義。安得有此。故本文尺。就上文跌轉。見一好利。則遺親後君。至于此。極却未有。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何不爲仁義。趨勢一跌。而以春也。字指點出之。固非爲利而講仁義矣。禎按孟子方要以仁義破當時之利。而猶以仁義之利。啟梁王好利之心。是欲止其流。而揚其波矣。未有仁而遺親。未有義而後君。雖仁義中自有之利。却只有對上。缺奪之。害言見仁義之與利相反。如此時解悞。看註意。竟作以仁義之有利。引梁王。則與何必曰利。一句先咬。不斷了。豈是孟子本心。亦豈是何必曰利。已矣。語氣。○本文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固指下之人。仁義說。而其根源。則在君之躬行仁義也。其下化之人。下字。包大夫士庶人在內。晚村謂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愚謂躬行仁義。合下大夫先自化了。士庶人因

之而又自化子豈有
灰身庶人起之理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稽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聖賢之言

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

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終於爲仁時便說要遺其親。爲義時便說要遺其君。則是先有心于爲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

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孟子大綱都剖折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桎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

利然成已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狗人欲者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雲峯胡氏曰子朱子深有取于三

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

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于利之中也。孟子之得于子思者曰仁

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東陽許氏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于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張彥陵曰王亦曰仁義是聖德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不說不說便罷。

而于仁君躬行仁義以爲倡之意未說得出。故此緊接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直貼到玉身上來。何等緊切。何必曰利。倒轉在下作結句。直應亦將有以利吾國

乎。一問針鋒相對。結構精嚴。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人欲之公。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天理如此。王只言仁義而已矣。更何必言利。則是孟子存

程朱更何爲說。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語類 德修說王立于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

同 楊龜山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蔡虛齋曰：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臺池。

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奈何欲兼臺池言？賢者亦樂此乎？故欲做泛應說，賢者非也。如此則

孟子所對非所問矣。還是指人君之賢者，如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孟子則答之云云矣。

辨 按賢者亦樂此乎。晚村謂王之諱王之愧，俱從顧字看出。時解謂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辭，不是慚辭。看來梁玉自諉盡心之主，未必自認在不賢一邊，而以賢者之不樂此為慚也。作疑辭者是疑賢者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樂此。故孟子進以賢者而後能樂，迺其機而進之也。細看作慚辭者大差。孟子見梁惠王，不是王方立于沼上，孟子進去看見了。一時羞慚，如此成何禮貌。而孟子猶與之言乎？與衛靈公視飛雁而孔子行者大背矣。此乃孟子見玉親近尊禮，孟子玉與孟子立于沼上，顧鴻鴈麋鹿而問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渠也見古來人君不廢臺沼之觀，又見臺沼遊觀亦足怠荒政治，故疑而請教之意，安得有慚諱之說。至小節處，却闕大體，不可忽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精義 楊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樂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

以自樂而廣其後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于毫髮之間。剖柝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揭大指于前。而分開照應于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首章。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于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林次崖曰。賢者亦樂此乎。意人君之賢者。必不以此為樂。而已有愧于心也。孟子也不說賢者不樂此也。不說賢者樂此。惟說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見得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能享爾。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所以能享其樂也。與民同也。不能享其樂。不與民同也。孟子之荅。特出王意外。是因其所欲。引他使欣欣喜喜。不知不覺上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四

近譬堂藏板

正路去。此所以為善。引其君也。後篇好樂好貨好色之類。皆是如此。

異雙峯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

辨按玩而後樂。便是將樂字縮歸賢者裏面。玩雖有此不樂。便是將不樂亦縮歸在不賢者裏面。緊要是在賢不賢上。梁王賢者亦樂此乎。便只是在樂此上。

講賢不賢矣。針鋒相引。而却已把天理換了。他人欲。次崖亦認王之問。為有慚孟子之荅。為出意外。踵

雙峯之悞。然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能享之意。即照故能樂也。豈能獨樂哉。二句頗見透徹。或疑此二句且虛說。留下二節地。愚謂不然。凡交勢逐層漸入。先虛後實。先淺後深。便當留待下文。說今以二句作提綱。後二節引詩引書。不過發明此二句之意。又何必疑實貼為非乎。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
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
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
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五

近譬堂藏板

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
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
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同大。全。詩。傳。國。之。有。臺。所。以。壅。氛。祲。察。災。祥。時。觀。游。
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修。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
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
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雲
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于其中且與民之芻蕘維
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
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卽位本
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豳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
九十有六明年卽薨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
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維兔之常
制。雙峯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
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卑

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
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東陽許
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
被萬物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
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于人可知不必兼言勿亟
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蔡虛齋曰是
之命又欲于經始之日亦為與民偕樂也蓋詩人言
經始勿亟是與下句庶民子來相呼應言文王尙戒
以勿亟而庶民亦自追急也以見其得民樂之意耳不
日成之成之急也又追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王尙
戒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亦自爾其急也所以不
日成之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于是遂言王在靈囿
云云囿中有沼也于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
次蓋如此。

異蔡虛齋曰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
不是包謂其臺曰靈臺以下
辨按引許多詩辭只是文王之能樂耳只是民樂文
王之能樂耳未說文王樂民樂亦未說文王與民共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夫

近譬堂藏板

樂其樂孟子却只補一句與民偕樂而隨事引導之
言不是曲說皆歸正論矣故知能樂二字足盡一節
之意亦正是而後二字註脚筋脉處全在一故字。
王觀濤謂與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
偕民此說固是但須知是君與民偕不是民與君偕
既曰偕樂則君之樂亦可與民如芻蕘往雉兔往與
民同之之類是也且民之樂亦惟君可以與民如制
田里教樹畜之類是也。
顧按許東陽謂麋鹿魚鳥各得其所見文王之德被
萬物須知此是餘意正意只在民樂其樂上而民歡
樂之固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然謂臺沼為靈樂臺
沼中之麋鹿魚鼈皆是歡樂中意亦無兩層孟子于
詩辭外只加得交玉以民力五字耳而民歡樂之而
字一轉直貫到樂其有麋鹿句住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欲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遇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新安陳氏曰南軒遏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沼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詳見後章○雙峯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爲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曷喪爲同樂獨樂事實○東陽許氏曰此章闕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興亡乃其效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七

近譬堂藏板

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是民欲與之偕亡句已推開不指桀說言凡爲君者不卹其民使民至欲與之偕亡更何能獨樂若前古之人與民偕樂自指文王故註云蓋由文王能愛其民也○豈能獨樂哉正見覆亡之不暇豈能享其樂作實事說時解有謂不必說到覆亡滿目皆愁慘之象君心自不能樂者非是卽如梁玉雖未到民欲偕亡然糜爛其民至以子弟殉之亦未必不愁慘矣梁王其

卽不樂否。但未至民欲偕亡之甚。故尚在沼上游觀耳。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大 近譬堂 藏板

多歸罪于歲凶。按時解有云梁王病根卽在盡心焉耳矣上不違農時兩條是少設施布置今全無施爲只一箇盡心便是有其心無其政如何望民多于鄰國此說却非也移民移粟便是他底盡心也便是他底實政惟心盡非所盡政亦非其政耳。○或云少是消耗多是繁衍不可以逃亡爲少歸附爲多按此雖似有理而亦不確蓋鄰國未必與梁同遭歲凶何至同飢死消耗觀末句斯天下之民至焉下一字則寡人之民不加多分明謂爲國盡心鄰國當歸附所以孟子說些須小惠如何便可得民能無罪歲而行王政則不但畧畧加多天下之民皆至矣。○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用心可見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盡心正貼政上說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錙鐃之用，大抵錙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尤 藏板 近警堂

進鏡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鐸，大鈴也。錙，鈕也。形如小鍾，以為鼓節。鏡如鈴，執而鳴之。○蔡虛齋曰：此且未迨咎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良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

辨按蒙引謂鼓字非虛指戰士而言也。愚謂之字指戰士。莫字仍虛謂擊鼓以進戰士也。○註云：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特下一養字，固上對移民移粟說，亦可見下。言王道只垂養不垂教也。此是朱子作註針線。○五十步不可笑百步，則必戰勝者乃可笑之。行小惠者不可笑鄰國之不卹其民，則必行王道乃可望民之加多。本節未提明王道，已有當行王道意。故下便接說。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宐
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
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
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
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
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
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補義 伊川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糶去既庶既富然
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
同 大全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
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
季材以時入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
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
民○雲峯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
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
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文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
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
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
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禁民之不以時取也。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獺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入世之始，終于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畧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一句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蔡虛齋曰：農時與農隙不相同，農時是正治田之時，農隙是不治田之時。○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極民生為本。○田以講武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此時之說也。犬抵尋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上說，不要把田獵事來絆他。彼特因田獵而一見耳。况此主農時言，故曰：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當法制未備之時，且要安插吾

民，使得將就生理，所以收攝民心，使無至于漁散，所以為王道之始耳。

○林次崖曰：養生喪死無憾，註以得民心解之，似稍差。姑記于此，俟智者証焉。○呂晚村曰：當法制未備

時，卽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為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

○按集註言法制未備，此只言其未諳備，如下節之

云：非無政令條規也。因天地自然之利，一箇清心寡

欲，濟得甚事，總有仁心，便有仁政。但經理之初，不能

一時具舉，區畫周盡耳。晚村說大悞，渠又謂天地自

然之利，未經王者法制，生民亦自能取給，雖經王者

樽節愛養，功利之濫，亦能為之。此更差了。如課農無法，小民未有不入于惰者，魚鼈材木，小民無法制，便恣意以取之，如何能不勝食不勝用，而曰民生自能取給也。霸者急于功利，凡事迫促，看農時不違，數畧不入，斧斤以時，多少優柔，舒緩，霸者卽倣倣模樣，其

申作用自別。本文分明說王道之始。如何却說功利亦能及之。直到五畝之宅一節。總是王者制造也。這都是把此節做膚殼看了。未細想其作爲如何也。○學曾問此節首說不違農時。正見王者正大作用無事。一切以國托之術矣。若正當凶荒之時。民幾流離播遷。如何區處。曰。孟子未節及後章已分明爲梁王言之矣。○狗彘食人食。此特便當檢塗有餓莩。此時便當發。亦無須移民移粟之紛紛也。○五母之畜一段。斧斤以時。下樹之以桑一段。養生喪死無憾。亦隱隱闡照孝弟之義矣。此所謂法制未備而先因天地自然之利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水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

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旣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瞻堂藏板

或問 旣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于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于畧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與。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爲未也。故又爲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爲說亦密矣。

同 大全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畜

近譬堂藏板

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東陽許氏曰：庠序之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又經界謂治地分而篤之。尤力也。○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則民情之變。故已備。見聖人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有以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如帝堯所謂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為王道之大成也。○蔡虛齋曰：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民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與上句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看來。此說亦無憑據。蓋法制固亦以品節之也。現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觀上條註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兼得品節了。又或以五畝百畝為法制。勿奪其時。毋失其時。為品節。亦大牽強。一說田宅之類。為法制。庠序學校之教。為品節。○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也。○林次崖曰：必五十者。然後衣帛。未五十者。所衣為何。古有桑麻。桑麻壯者。所衣今之木綿。來自外國。起于季世。想三代之時。未有也。必七十然後許食肉。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張彥陵曰：勿奪其時。即上不違農時。但順其所欲。曰不違。逆僻其所惡。曰勿奪。三所以立教者。屏邪說。黜具文。兢兢乎一稟天命。人心

之正。○陸稼書曰：申字須刻入一番，與教字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着想有提醒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之盡一之意，不徒是一番訓迪。

與九全雙峯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呂晚村曰：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之宅，節則直是王者自為製造，非天地之所能為。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鑿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

○**辨** 勿奪其時，即不違農時。豈王道之成無異於王道之始耶？吃緊却在百畝之田一句。含制民之產在內。若始時，但不違未違，經理耳。即上節養生喪死無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憾一句已含有孝弟意在，但未謹庠序以申之，大抵此節甚重經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庠序之謹，正是關係處。○庠序一段，雖說教，然看下頗白，不負戴一句，仍是養一邊事。蓋此申孝弟之義，大槪為愚民勸諭，未是典禮樂事。百年也，况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不及黎民養老，中即寓孝弟之義。下總束二句，只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而不及教，其意尤明白矣。○此不但戰國時黎民凋敝，所急在養，愚意孟子將王政納入養老，本有妙義。後避紂章，五畝之宅三段，豈有異于告齊老之君，只于制田里教樹畜下，着導妻子使養其老二句，便為西伯養老之善政者。此中正是教養交接頭處，謂此外無教不得謂是。人向不是教，亦不得只人人指導妻子養其老，便難。凌濛淪，湊直到心，世後仁也，只從此做去。此處謹庠序，只說申孝弟，申孝弟，又只說頌白不負戴，至邇至易，所謂王道平平，王道坦坦也。故謹字申字，總以淺看為佳。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餓莩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多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之改耳。

經類 至云：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于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

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

附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明君臣之義。千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禮義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于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支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可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蔡虛齋曰。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解目前之急。矣。行玉道之始。事而後及玉道之終。事耳。或者不察。只謂劈初頭便只是不違農時。數畧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不知民只管塗有餓莩。等你不違農時。數畧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如何得。反是迂遠而濶於事情。孟子斷無迂濶事。且是時民既有飢色。野有餓莩矣。聖人通變宜民。雖使數畧入洿池。斧斤不以時入山林。亦可也。○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見上文所謂移粟者是民粟耳。初間讀移其粟于河內。亦謂是在官之粟。移將去。及孟子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愈見惠王之不得罪歲。而其惠之小也。亦甚矣。倘

所移是在官之粟。孟子豈故面誣之哉。○張彥陵曰：不知檢，既有以救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

異新安陳氏曰：不知檢，不知發，以致民之死，是養生有憾處。餓李在途，是送死有憾處。

辨按集註：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此非但對五畝之宅一節而言，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固是制民之產。集註舉重而言，然雖不能制民之產，而能擄節愛養，小民猶可聊生。乃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豈非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大異乎。不違不入，以時入，亦是制度，但未備，亦是品節。但未議不可，單承後一節，新安單對養生送死說，尤非註意。○觀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言外見並連小惠亦算不得也。此是孟子索性與他剖斷分明。○無罪歲，如何天下之民便至，須是自反修政始得。故註必補實此一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天

近譬堂藏板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同蔡虛齋曰：寡人願安承教，謂之安者，見其出于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凡安字多對勉強言。○孟子向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贅言矣。為惠王計者，今日切務，惟在除去目下所行之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以施，益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凡害之除，亦利之興也。不然，雖縷縷于王道之陳，何益哉。此即所以教之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挺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辨按願安承教梁惠不仁之心。已為孟子陳動。正可與為善之機也。但梁惠却是殘酷之主。其心雖有悚動處。然承教之念不堅。少間又走到熟路去。故孟子又以後相警。這是多少愷則要之。只因梁惠不仁。欲行仁義。煞甚難也。此之謂格其非心。乃正本清源。作用。俗解反看壞安字。謂梁惠之安如麻木不仁。舉動皆靠別人。然則梁惠以不願安承教為是乎。且謂挺刃之喻。驚心。怵耳。他只安然答曰無以異也。所以孟子索性盡情罵他。無後夫挺刃與政之殺人。原無以異。孟子正就明白易見者挑發他良心。既明于殺人。之非。乃教他速除虐政。若如俗解所說。則必不知虐政殺人。或別生強辭。以對孟子。而後可。此等說行。聖經其復晦矣乎。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无

近譬堂藏板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殍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蔡虛齋曰。既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乃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常有在更張者矣。○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此皆厚歛於民。以養之。故致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便是率獸食人也。此即以政殺人。無異于刃者也。又以為民父母。告之。觸其惻隱之本心也。**辨**按孟子前章。既告以王政。今又願安承教。却將何以告之。只除虐政。是當下吃緊事。註云。厚歛於民。今反其弊。則必薄其稅歛矣。○論民有飢色。野有餓殍。

即庖有肥肉，廐有肥馬，之所致。若上章不知檢，是要他薄歛，意不知發，是要他自發倉廩，以賑濟。意今此節，但對不知檢說者，以梁王出已有之財，粟或難而少取，民之財，粟或易也。又或賑濟之事，猶在亦後而薄取於民，尤在所先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同蔡虛齋曰：獸相食一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作俑一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辨按：獸相食與獸食人，兩面相形，是一層意。父母斯民，反率獸殘民，兩面相形，又一層意。○為民父母，便當有不忍之心，為民父母行政，便當有不忍之政，極令處孟子全副學問都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

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精義楊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北有

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

亦當敬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

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者

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

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

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同大全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

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

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

殆於用人乎哉○新安陳氏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

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狗欲而不恤民

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

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

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

朱子吳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過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

為民父母為心擴天理也○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

踊躍故名曰俑○蔡虛齋曰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

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人以殉葬

猶未至于真殺人也然以其用于死地孔子猶惡之

况使民飢而死為真虐殺其民者耶甚言不仁也

異大全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

之以此○東陽許氏曰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

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以不謹孟

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豐山謝氏曰此

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

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于無後豈可率獸

食人不行王政一至于此乎

辨按諸說皆以作俑為殉葬之漸其始雖小末流必

大不知孟子明解為其象人而用之只象人而用便

是不仁處便宜無後何必推及殺人殉葬而後為不

仁也惟象人而用為不仁故以如之何其使

民飢而死再鞭緊一步使梁王無處躲閃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嬰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

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

雪其恥也

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一梁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于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食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耶豈有君人之

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辨按惠王不自反其所以致敗之由而徒以雪恥為快故知如之何則可。一是無計可施語。一是仍於富強中更精講求語也。開口晉國天下莫強焉。只說強不過戰則勝。攻則取耳。全無反虐政施仁政之意。于前日孟子所言。蓋已置之矣。看孟子又教以省刑薄斂可見。○前日強今日敗。便見貽恥先人。故願此死者一洒之。愚意為死者洒恥。亦是惠王借沉痛語來動孟子。非其本心也。本心只是違憤肆欲耳。何也。凡人念及祖宗社稷。則必敬畏小心。培養元氣。休息士民。安得於喪敗之餘。而猶思用戰乎。孟子以不仁斷之。良有以夫。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補伊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行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重

近譬堂 藏板

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不為焉耳。

補蔡虛齋曰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

補蔡虛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下文四條皆是推明此句之意。故註中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者。不可說太早。

補按自蒙引以此句為提綱。後人皆謂下文推明此句。愚不謂然。梁惠雖喪敗。未削至百里。此不遇是孟子引起下文語。見地方百里便可以王。何必以喪敗為憂。但能發政施仁。則不難制挺而撻秦楚矣。原是虛領一句。何以為下文皆發明此句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壽長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詳類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

之甲兵夫魏地迫近于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煎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

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搗至函谷關可見
回蔡虛齋曰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自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于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如閔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之類與凡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也○惠王當時病痛之切者最是嚴刑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論 近譬堂 藏板

斂故孟子告之以此觀其厚斂于民以養禽獸則其重斂可見民既窮矣而又斂之重自不得不嚴刑罰以督促之不然不能辦矣此漢武帝之所以不得不酷吏也○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者緊緊連帶着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一句出事先上以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于效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林次崖曰深株猶云力耕易是易其田疇之易也出事長上之道即入事父兄之道也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故孝弟忠信不分者為是○王觀濤曰梁王志在報怨孟子特借此啟之以王道不徒為他畫報怨之策而已可使二句且只說可用以戰至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陸稼書曰可使制挺蒙引有二說一說則是以彼奪二節為所以可使撻之故一說則是以可使制挺為在我有必勝之形以彼奪二節為在彼有必敗之勢蓋可使制挺猶未為無敵也至下二節則直言其無敵矣後說為勝

異大全慶源輔氏曰仁政在于養民而已省刑罰則

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于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其餘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修為之哉○蔡虛齋曰盡已以心言以實以行言愚謂以本文觀之自省刑罰至入以心言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似都說仁政之施當如此以下文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云云照之尤見其然蓋仁政兼教養如上章所陳意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壹

近譬堂 藏板

而註以禮義二字括之以孝弟忠信本皆禮義之良心入事父兄出事長上都是這箇自以不分為是虛齋諸說俱有病至輔氏以深耕易耨為薄斂之效修孝弟忠信為省刑之效尤謬○學曾問省刑罰薄稅斂未是仁政之全而便可制挺以撻秦楚朱子謂其自是響應如此何也曰省刑罰則刑罰中而民有所措手未必薄稅斂豈如戴盈之請輕之說即并田大規模矣由是而深耕易耨則已有一以養其生孝弟忠不征矣由是而復耕其性平日則尊君親生有孝弟忠信於效死此亦非一日工夫所謂見效速者只是事樂於效死此亦非一日工夫所謂見效速者只是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耳豈有箇苟且微倖底王道○只怕梁惠不肯依孟子省刑罰薄稅斂耳若依得孟子則并田之復在其中而學校之修由是起矣朱子不曰二者仁政之急務而曰仁政之大目以其大目如此說中間委曲詳盡之方不難次第而理若如時解只講做仁政之急務耳然細思其說亦似孟子有苟且圖成之意矣聖賢言語最要仔細思量其作為何

如附。頽按不是深耕易耨。民已足食了。方有暇日。方修孝弟。忠信。只耕耨暫畢時。都是暇日。都是修孝弟。忠信時也。註而又有暇日。似另一折其實。統在省薄二句裏面。亦須知不是只行省薄兩件。其餘總以盡力。民自盡力於農畝。聽民自以暇日修孝弟。得以盡力於農畝者。民而勸之。盡力者。仍在上有暇日。以修者。民而教之。修者。仍在上也。此意都含在言內。孟子未遑與他深說耳。○修其孝弟。忠信。其者。小民自有之。孝弟。忠信也。其父兄。其長上。民見得是自有之父兄。長上。豈有不尊親愛戴而樂於效死者乎。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獲謂敵國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美 近譬堂 藏板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語類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但可已哉。
同 蔡虛齋曰。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云云。○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者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我亦安能取勝。秦楚之堅甲利兵。又豈吾挺所得而撻也哉。○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云云。兄弟妻子離散。何暇治禮義哉。貼此一句。自與上

文相應而意亦方足。

異蔡虛齋曰彼奪其民時不必謂是重刑罰厚稅歛
辨按奪其民時自指繁刑重斂對省薄二句使不得
耕耨對深耕易耨句如此則不但上無以養父母而
並下無以保兄弟妻子方凍餓離散之無暇而何暇
修孝弟忠信乎自是入無以事父兄出無以事長上
而忘君背上不樂效死矣彼陷溺其民一仁一暴明白
上一節○彼字王字兩兩針鋒相對一仁一暴明白
瞭然安得不無敵○註云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于
我則誰與王蔽指民而言下仁者無敵則又大概統
言之指天下諸侯
王無有與之敵者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毛

近譬堂
藏板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
子之本意。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
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
之常道其所施為皆有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
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
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
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
欲也行政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
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
豈惟怨不可報敗亡當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
擴天理也

異蔡虛齋曰一說是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言又一說
是請勿疑仁者無敵之言按本意似以百里可王之
言疑于迂濶故引仁者無敵之言以實之蓋以仁者
無敵之言觀之則百里可王之言信矣故又勉使勿

疑也

辨按仁者無敵一句。雖古語。孟子引來。直可收拾全章。仁者二字。即收前省刑罰。薄稅斂一段也。無敵二字。即收前彼奪其民時。王往而征之二段也。王請勿疑。分明指前三節。見有必不可信之理。不得疑其迂濶也。時解謂勿疑仁者無敵之言。則此句古語。又謂勿疑來証自家所言。何得反以勿疑古語為說。又謂勿疑百里可王之言。則百里可王。不過借國小亦可行仁來引動梁王。非實說也。何必勸其勿疑。而反畧中間三節乎。或曰。註明云。百里可王。以此而已。如何不以勿疑指此句。曰。註意蓋謂仁者自然無敵。更何論國之大小。故所謂百里可王。亦只以仁者自無敵也。是分明仁者無敵。中原有上三節正意。而因以百里可王。以此而已。繳之。至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迂濶自指王如施仁政於民以下之。言勉使勿疑。而當實實行之也。

○孟子見梁襄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襄王惠王子名赫

同大全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親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辨按嗣君初立。正吾道行止之機。孟子見襄王。便要察其言動。辭氣以為進退。乃一見而知其不足有為。大拂行道之心。故不覺出而嘆息之如此。不然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人君乎。倪氏謂一見後即去。是梁最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

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入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脩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言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于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堯

近譬堂藏板

說孟子忍不住便說安卿煞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同大全新安倪氏曰：左氏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林次崖曰：定者列國息爭于

戈不作也。蔡虛齋曰：言天下當何所定，謂定于誰也。

或解惡乎定為定于何時，或解為定于何人，即謂定於

一之方，指何人能一說，惡乎定何嘗指人，即謂定於何時亦不然。時候如何，惡乎定而問於孟子，看來只是見天下干戈不息，紛紛穰穰，故就大勢先問一句。曰如何能定，故孟子亦只就大勢對曰：定於一。朱子云：一只是混一之一，非德惟一之一。分則爭，一則定。理勢是如此，何嘗謂定于一時，定于一人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同大全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

異呂晚村曰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德核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有謂定一是以勢言曰定一之規模氣象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罕

近譬堂 藏板

代與秦漢後煞是不同若單論勢亦是戰國以後之真豈孟子之旨乎
辨按定于一豈不要德方能一然孟子上一句尚未說及此直到孰能一之之問孟子方徧搜到不嗜殺人者身上來語脈之層次自如此○定於一亦有力量能合之者秦始皇是也然不再傳而失則信乎非嗜殺人者不能一矣○許多仁政孟子都且不消教他只以不嗜殺三字括之竟之即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雖王道之精微不外乎此是孟子未嘗有所隱而不告之也粗之只是不好殺人夫道之精微殺之著哉至淺至易是孟子又不屑以王道之精微者告之也固見大賢開陳之剴切亦見襄王之不足與深言○晚村謂分合但以力併豈其中盡無德耶然亦未有如孟子所言之王者名世出耳有則亦可以德合之矣天下豈有不歸德者哉且分由於亂而合則必治亦不是兩般事○孰能一之孰能與之不用曰守正是形容他卒然光景以已統於卒然問曰一何等處之內信乎文字之妙為孟子所自作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望

近譬堂藏板

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河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存爲而爲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張而不一歸于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爲一天下之具也。○新

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不嗜殺天理之惻隱也。此亦過人獄存天理也。蔡虛齋曰誠如是誠如

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二句望與歸不同扶攜來歸也。引領而望且說他得民心之向慕。

辨按只是箇不嗜殺人者。天下自歸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輔氏之說雖為見理然孟子却是因襄王以孰能一為問而後舉不嗜殺人為告則即以不嗜殺為一天下之具亦何不可蓋言各有當不因此而謂聖人行仁之有私也。其如是孰能禦之指苗之與說若便指民之與如苗之興而莫禦則與末句誰能禦之相複。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非徒取蹴而以如有撥轉正見天下人牧無不嗜殺則民已有欲去之情又有不嗜殺人者出則民又有歸與之勢故下天下之民引領而望下一則字皆字也為望之說不足又形容歸之之狀正與上章彼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聖

近瞻堂藏板

征之之意是一般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同大全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

辨按齊宣洵是英明之主可與有為與梁惠孰是不

同只看他開口便問齊桓晉文之事雖亦染于功利之習然頗有發奮作為氣象與梁惠只講利者亦畧

不同孟子方以無以則王啟之他便曉得問寡人可有

玉孟子方以保民之德告之他便曉得問寡人可有

保民之德所以孟子於梁惠用許多婉曲開導不能

得他動不忍之心而於齊宣直就躐鐘一事指其不忍之心便教他察識教他擴克而終告以王道規畫之詳一發無餘以他猶足用為善可以承當得此孟

子之亦以戀
戀於齊也與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或問王霸之辨曰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明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忌設使饒倖于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望

近譬堂藏板

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為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為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謂類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精義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大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于霸者哉

同大全王氏若虛曰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有功者莫大于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周之

扶子臯司條辨

孟子卷一梁惠上

畧

近譬堂藏板

東遷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人於此勃然而興更爲盟玉支一木於大厦將顛之際屹砥柱於頽波潰決之饒內合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者咸知尊周而君臣之義至於今不墜謂非桓文之功不可也故聖人畧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詐力是先仁義爲後如救邢封衛養亂爲功如伐衛致楚陰謀取勝挾天子而令諸侯攫諸侯以伐諸侯如此等類非其罪歟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然聖人春秋之作爲萬世扶綱常乃若尊周之舉而不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指微矣乃若其徒所以不道之者是又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待之仁之至義之盡也○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呂晚村曰羞稱霸者正不忍

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外於修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爲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爲足學也故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看會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于此孔子正爲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亦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諒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黜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呂晚村曰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總義便了而桓文并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于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

辨按齊宣標出桓文是一生景仰孟子却標出仲尼是一生宗玉或曰以王道與桓文之霸功對不以仲尼與桓文對曰王道卽仲尼以來相傳之王道也○

學曾問晚村謂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如何曰
其正義中有精粗非正義之外有入室也御到細微
補折無不義處亦只是正義中事耳若誠亦只看至
不至到至誠則無不動矣更如何小看誠字得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

老綱領○林次崖曰德何如則可以王德字虛說下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保民即德也○陶遠則曰保

有保養意舍下衣食保有保全意舍下老幼教育保

有保恤意舍下凶年死亡保有保護意舍下與兵構

怨○蔡虛齋曰德字輕看不必云齊王以王道本於德

也只是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

辨按齊王若不知王道本於德却如何問及德上來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墨

近譬堂藏板

是隱隱見得王道不在于功不在于利而在乎德矣
只不知所謂德者何如耳虛齋未是此皆齊王足用
為善處不可混過了○齊王問德何如則可玉孟子
說德在保民此只大概說其實德在保民保民在以
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
又在于察其端而善推之耳包含下衷意都在但逐
漸看去愈有滋味○直到使天下壯者至皆欲起應
于王其如是孰能禦之只盡得這箇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齟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斲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郟也。殼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異蔡虛齋曰：若無罪指人言，然則牛豈有罪乎？蓋宣王平日惟知人之無罪者使之就死，地爲可哀，以爲至所不忍者也。一旦見牛之殼觶，乃亦覺有似乎此者，故不忍而以羊易之。分明是見牛未見羊也。○一說若無罪而就死地，正指此牛殼觶之情狀言之。言似若無罪而令就死地，然者如此說，方於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一句爲無碍。而于若字亦有安頓。此似不如前說。○林次崖曰：按釁鐘非牛不可，以羊易牛使不得只是齊王一時良心發動不可遏，姑以此贊之初不及計慮到此齊王之語畢竟是用不得，雖用不得然一時心可自安，故以爲兩全而無害。要亦孟子主于開導其君爲此遷就之語耳。其事之有否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吳

近譬堂藏板

弗計也
辨按齊玉只當下見牛不應無罪就死地。若字只虛說此時何嘗便想及人之無罪就死地。有殼觶之狀而謂亦若之也。况人有罪而就死地亦未必不殼觶也。妄得無罪就死地之人而令王知之乎？知其無罪則不令就死地矣。蒙引多事。○羊血如何釁不得鐘但不合禮耳。然齊王發于一時之不忍而有通變行仁之法，則不合禮而亦不廢禮。其失幾何而所全不謬。○只說不忍一牛這箇不忍便小。然這箇不忍與木心之不忍有兩箇，不忍乎即發於全體之不忍則甚大矣。又何難保民而玉。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殼觶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豈可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必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眾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于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罕

近譬堂藏板

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卽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蔡虛齋曰：既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所謂是不忍，卽指此不忍之心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着此兩句，所以提掇箇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王也。此兩句又似為下文根本。然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觫，一句遂堅執着不忍字，一開一闔，百方開道，要他察識而擴充之。○百姓皆以句亦甚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啟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王句，他

不曉問便只恁地說了○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于其所忍者也○此事在孟子開蕪齊宣則云然耳若在聖人則自能遠庖厨縱使見之亦不至以其殼觶而改用羊也蓋宣王之時羊者仁也聖人之不必易者義也此時可用義之時所謂食以時用以禮則於道悖甚矣○張彥陵曰連一行耳如每見每易則於道悖甚矣○此語○百姓以王為愛亦是假設疑團當時未必有此語○問此所謂察識止是察識其愛牛之心乎曰雖是如此然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得則後遇善心發時皆可識矣然後有以為擴克之地矣○陸稼書曰推有二由愛物之仁術反而推之則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而推之則以仁民愛物者此順而推之也南軒雖謂孟子非使之以仁民愛物者及人然其實推內兼有順逆二項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哭

近譬堂藏板

以保四海釋足以王以此一句直包後文故朱子即以用一故字便見上三句乃推言是心足王之故只指而言之四字貼本句耳欲王察識於此貼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之不忍也二句而擴充之也又包含下文說蓋不為擴充則不須察識矣故又補此一包○察識是察識此心然亦必此心顯而見諸事隱而動諸念方可察識若此心寂然靜存只有涵養更察識箇甚至擴充此心更步步不離了事如一念老就一事而擴充之也如自己老幼推之於人之老幼而施于家邦恩及禽獸則就此事而擴充于他事也甚而一念愛物便推之而仁民更重于此推之而親親更篤于此則就小事而擴克于大事也○學曾問南軒謂孟子非使之以愛物者仁民恐是倒行逆施否曰論推行之序則自親以及民自民以及物論一念之發觸于無端固不能必其依序而出也只要識得輕重長短分量何妨逆而推之愚故因

祿書之說而更明焉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或問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

同大全新安倪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也

墨張彥陵曰然字雙頂愛與不忍來○顧麟士曰然字亦大槪首肯之詞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晃 近譬堂藏板

何又單頂百姓皆以爲愛句文脉欠通愚意然字單承不忍惟然字單承臣固知王之不忍故集註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單承皆以爲愛句來下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跟誠有百姓句而解之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故以羊易之跟然字之意而認之也卽字正指孟子知王不忍句非徒前言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宜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自覺而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啟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擴克自小。以及夫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慶源輔氏曰。宜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人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蔡虛齋曰。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是反辭。不宜直辭。言我若非吝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哉。所以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蓋被孟子難得來。迫自逃其向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辛

近譬堂藏板

用心之。所以解不得。開了。劉上玉曰。達說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單續此句。却是自解之辭。今為下有宜乎句。作自疑之辭也。罷麟士云。易之以羊之字。指牛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亦可作自解之辭。若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小也。則不得不自疑之辭矣。愚見三句。三說。是誠何心。自疑。非愛而易之。一句。總由自疑。而然。總自解說。不來。話不得。順而轉折。參孟子如此。

釋按孟子說臣固知王之不忍。王即曰。然孟子云。百姓皆以王為愛。王即曰。誠有百姓者。下雖有齊國。福小何愛一牛之解。雖有即不忍。殺觥無罪。就死地之認。終是依樣葫蘆。何曾察識得。孟子安得不生出無異。百姓之難乎。吃緊是牛羊何擇一句。是誠何心哉。也是自覺得。若有所擇也。我非愛其財。而易之。羊却。是。不見得。百姓安明。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以自其。故。而。不。以。為。愛。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旣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三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至

近譬堂藏板

或問君子之遠庖厨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存不能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曰然則曷爲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撒肉也曰人物並生于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爲稟其清明純粹則爲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爲物故人之與人自有所造作而故爲是等差也乃天理入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爲是等差也故君子之于民則仁之雖其有異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竊不暴殄而旣足以盡于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筭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爲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

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恻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問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聞。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成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有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克之。則可以至于仁矣。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克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爲無所用其力可乎。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至

近譬堂藏板

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鸞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就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過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都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絲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時。有限量。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于見聞之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廐。乃所以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擴其爲仁之術。不必辱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雲峯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于擴充。未發在于預養。○東陽許氏曰。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鸞鐘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鐘。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此卽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蔡虛齋

曰此仁字就發用上說其本體之具于心中用不得術也。預養其心即廣其為仁之術也。重在預宰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廣。蓋有不勝計者矣。○呂晚村曰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菽禽獸揜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卽成慈悲平等之謬。○鄧退菴曰未見羊。未字可味。若見亦不忍矣。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以未見者為可殺。故又詭飾遠庖。尉於禽獸三字。亦有味。于禽獸只姪如。此所謂愛物也。若仁民豈論其是未見哉。

辨 拗是乃仁術也是字緊從以羊易牛一事。搯其得善全之妙用。故曰仁術此一段巧妙原是發於偶然。而曲中情事若今日執一未見者而易之明日執一未見者而易之。則是見者皆當生而未見者皆當死矣。執滯不通。何得更謂仁術。故見牛未見羊一句。亦卽緊貼此一事之善全不忍而鐘得以鑿意。非數他別事如此施行也。○註云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壹

近譬堂藏板

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與上仁術不同。見牛未見羊。是全手當下所見之術。遠庖廚是預養其心于所不見之術。故曰亦曰廣。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子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慘傷也。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于中。而委蛇

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道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王此心雖復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擴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雲峯胡氏曰：齊王于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至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玉矣一句相照應。○蔡虛齋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番

近譬堂藏板

乃仁術見牛未見羊二句于我心有戚戚焉。即不忍齧觶無罪就死之心，但彼是偶觸而不覺，此是因聞啟而復萌耳。○頑按：我心復戚戚，則此心自內而生，不從外得矣。然尚不知此心之所以合于玉。○則猶不能反其本而推之矣。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地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于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卽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聖

近譬堂藏板

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畧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由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裁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于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于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爲耳。○新安陳氏曰：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

其不忍之形于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措之耳。

異雙峯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純心上說惟廣仁

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人性靈所以仁

術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蔡虛齋

曰此仁術猶言仁道不必與上文一例看為上文有

難處者故術字重此則泛言耳

辨按世間豈無一羽不舉與薪不見者然非舉百鈞

察秋毫之人也故為有力而不用其力有明而不用

其明然則世主亦豈乏不保百姓者要必非恩足以

及禽獸之君也故齊王為有恩而不用其思獨何與

是不用而决知其不用者以恩及禽獸知之獨何與

固是喚醒他教他擴充猶是喚醒他教他察識何也

齊王於我心有成戚只是察識得一點愛牛之心不

知此心之合于王是猶未察識得愛牛之心即為

保民之心而原無二心且未察識得愛物之心為

且難之心而仁民之心為切且易之心也故孟子以

舉重不舉輕見小不見大譬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美

近譬堂藏板

姓使他兩兩較量分明而後知恩之所以用所以推

也或曰從來以此心合于王以下為教王擴充于何

故強作解事而不離察識以為言乎曰以事功論喫

緊能保民處在擴充以道理論喫緊能擴充處在察

識察識得一分總能擴充得一分察識得十分總能

擴充得十分未有一認得愛牛之心為不忍而便能

推恩以保四海者也只看不為非不能如何為不為之

矣而不能而曰是誠不能不為而曰是教他察識分不

形不能而曰是誠不能不為而曰是教他察識分不

而曰是折枝之類三箇是字仍是教他察識分不

能下手耳不但此也即老幼幼節教他舉斯加彼

善推所為所謂擴充者不過如此而猶應前獨何與

一問挑發他度其無以得當然之序而擴充之矣朱

之不能察識則亦無以得當然之序而擴充之矣朱

子本而推之既以知未知伏線矣於王請度之節又

曰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仍接前知字之脈猶

未也即求吾大欲節詰猶曰是其心尚明于他而獨

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則彼尤當不昧於此而察議之以爲擴充之地矣頑按民切而物緩仁民易而愛物難必當如輔氏之說饒雙峯謂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則是難與易在民物而不在我矣反成倒說或云人之良心遇同類顛連易爲騃動遇異物失所或至忽遺故仁民易愛物難不知此是惻隱自然之發於民切而於物緩中意若推廣仁術必如輔氏愛養門類其勢便至于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其勢遠發政施仁使民得遂其生者其勢便極輔相裁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咸若者其勢遠兩層發明周盡○凡處事有方處都是術此仁術字與前一般蒙引謂不一側看者非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吾

近譬堂藏板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大全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爲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幼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摠括姚說善矣其實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即察識也而後告以用力即擴充不離察識也究竟齊王以保民而王爲難亦只是難易緩急之勢未察識得精熟耳一察識得精熟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直舉而措之耳。看孟子于齊王未識不忍一牛之心，誤兩番疑難。而後以見牛未見羊解之，于齊王既識不忍一牛之心，而未識合于保民之心，又認兩番比喻。而後以老老幼幼告之，這是多少委曲開導意思。至擴充推恩之事甚多，孟子却不過曰：舉斯加彼，善推所為，而且曰而已而已矣。說得恁地直捷，則當然則有不忍之心，而後可行，不忍之政，而非察識則先無以見不忍之心之全體。又何自而推之乎？知此然後可以識此章之意。○人知集註說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是說擴充，預照下文說，而不知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是說察識。

跟定上文說也，細玩自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美

近譬堂藏板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

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于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

同六全新安陳氏曰未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疾拾○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實以其愛物者及人蓋推之因愛物以脩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于心為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亦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一梁惠上

堯

近譬堂藏板

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雙峯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于仁民由仁民推而至于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于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罷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雲峯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于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與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排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于方絲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卒

近譬堂藏板

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呂晚村曰
寡妻兄弟家刑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
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存序。○舉加雖直
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善推之
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玩
而已矣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刑反指轉斯心來見
其極易極近以欲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統籠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
故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
幼寡妻兄弟家刑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
等殺次第已與足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
級實際在。○王觀濤曰今王恩及二句與前段辭同
意異前段承有復于玉來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
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為來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
其所先而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為此獨何與是起
下與兵構怨。○陸稼書曰看來只老吾老三句意思
已盡了有循序意存不難意言循序而推之甚不難
也引詩只作一証故推恩至而已矣俱是結上語故

推恩二句結上老吾老三句古之人二句結詩不是
另尋一証也故曰只一意反覆

異王觀濤曰天下運掌且只重運掌見推恩之易意
便不與保四海相犯善推其所為却重善字見推恩

之有序意方不與舉斯加彼犯重。○李九我曰善推
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

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容一毫調停斟酌于
其間

難按老吾老三句緊承上拆棧來見推恩之易故以
天下可運于掌指示之然不老吾老而遽欲及人之

老不幼吾幼而遽欲及人之幼總顛倒了則雖欲推
恩而不可得此推恩有序即在推恩之易裏而亦另

一層也必老幼吾老幼必當亦老幼人之老幼此推恩
意也詩言刑寡妻又要至兄弟又御家邦即推恩

意也必刑于寡妻方至兄弟又御家邦即善推
意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只言推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二句方言善推蓋結盡老吾老三句兩層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一梁惠上

空

近譬堂藏板

稼書謂古之人二句。結語。愚謂並詩辭。只引來誦老
 老。勿勿。天下運掌之意。又何必更爲詩辭。作韓古之
 人。悉只大槩說。不必定指文王矣。○本文只說由親
 親而推之。然後及于仁民。而註云。又推其餘。然後可
 以愛物者。連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言也。孟
 子分明于保民前。補出老吾老。幼吾幼。歸本親親來
 于保民後。回顧思及禽獸。推到愛物去。而推恩之序
 乃具見之矣。○言舉斯心。斯心只得一箇遠。便是理
 一。加諸彼而已。彼字多般。這箇便是萬殊。任你加諸
 彼。有多少政事。只不過舉斯心以加之。便知孟子此
 章。亦只重心不垂。政知重心不重。政則察識此心。不
 得其本體之全。斷不能推行有序也。○李九我謂善
 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
 而見。無容一毫調停斟酌于其間。殊不知善推前若
 不能察識精明。如何便能無欲。又如何自能隨感而
 見。便自推行有序。此善字前。離不得察識也。及既親
 親仁民愛物時。又必斟酌調劑稱物乎。施存許多作
 用。在此推字中。亦離不得察識也。孟子此處。只言其

易是引齊王莫禪難而必爲其實中間義理包含若
 齊王果信孟子行之孟子自有許多規畫在。非謂其
 易中問道理工夫便闕少也。
 禎按雙峯謂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
 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此由未以知本所謂察識是
 也。又因親親推而至于仁民。由仁民推而至于愛物。
 此由本以親親推而至于未所謂擴充是也。察識要察
 識箇盡擴充要擴充箇全。○註云。今王反之。則必有其
 故矣。存
 大槩說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
 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
 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

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語類問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曰亦是察之未精○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奎

近譬堂藏板

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
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
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
此去度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說處言之也
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
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
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
○蔡虛齋曰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量然實當
作活字看上文未句是結其所以恩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之故此則承之而言禽獸與百姓孰為
當重孰為當輕請比度之一定是百姓重既百姓重
王乃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其故何哉是豈以
三事為快耶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于殺敵
餽之牛者于此亦可以度矣此又是一重度了要看
集註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之所以二字此三者
既是言其所以比上文度字豈不又是一重下條亦
言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呂晚村曰物之輕重長短即在於物心之輕重長短即在於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即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不能耳。○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是本天本心之異。

異蔡虛齋曰朱子註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此是心為甚一說為甚。又曰度物差了一只是專心差了一事心差了一說為甚。此又是為甚之一說今定以依大註此二說俱小異。看來只在不可不度上看甚且其曰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心安有輕重長短須應物時就那物上方有箇當重而長底或有當輕而短底又曰心差了萬事差如此則心之不差只消一度字蓋事至物來千態萬狀其輕重長短當隨物賦形惟在居敬窮理以照之耳若謂心一差則萬事都差則未應物時初何差之可言既應物則又未有萬物一時俱差者大抵應此一物差固是心差應彼一物差亦是心差差字面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奎

近譬堂藏板

該亦廣如此看方可通。○陸稼書曰不忍之心方發則欲其察識不忍之心既蔽則欲其量度。○
辨按此一節是通章最吃緊處人都忽過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此輕重長短所以貴察識也。心若失其本然之權度而不察則凡事皆失其輕重。長短。而不知矣。前面是心是王之心。指不忍之心。測隱之端也。言舉斯心與此心為甚之心全體之心也。識得測隱一端之心何能便推思便有秩序須識得全體之心。凡輕重長短無不了然然後可以度其當然之序。而推之矣。故孟子特說此節而教王度之也。前面力舉百鈞而不舉一羽。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已念輕重長短意然要王知得推思之易是不為非不能而未暇深言此心本然之權度為萬事之主。宰萬事之權衡。故此復承獨何與而重言之。必欲王盡情度量而後已也。○語類云齊王不合權度失其本心亦是察之未精可見分明講王度之是要他察之精矣。稼書謂方發欲察識既蔽欲量度非也。愛牛之心既過則鋼蔽而不知。孟子正要他察識何嘗是方

發來。○註云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
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是輕重長短在物而本然之
權度在心矣。語類有曰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
輕重長短難則似心有輕重長短矣。又曰以本然之
權度度心則似度心者又一心矣。然會而通之其理
則一。無有異也。輕重長短在物而本然之權度在心
此是統括言之其實物之輕重長短亦非吾心之所無
也。故亦可曰度吾心之輕重長短且心固具本然之
權度矣。然或為物欲所蔽則自有而自失之。若不
本然道義之心。繫度其心則權度之時不能不失其
輕重長短之用矣。故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也。虛
齋不得其解。遂致膠葛不清。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畜

近譬堂 藏板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斃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以此而度之也。

○雲峯胡氏曰上一節一心字指本心而言。蓋謂本
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
後數箇欲字。俱非本心矣。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
蔽。銅此王道所以不行也。○蔡虛齋曰雖正是請王
度之處其實必更深。○節蓋是言其仁民之心所以
輕且短處耳。集註分明。○張彥陵曰興甲兵三句串
說興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
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致于百姓處。

○大全慶源輔氏曰孟子恐王不知所以稱量之要
故舉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蓋
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三者之為快
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于殺敵斃

之牛者王若以是為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
辨按齊王不能保民處固自多端而莫甚于與危構怨一事故孟子舉來與殺敵之牛對勘而欲王之度之也○興甲兵便危士臣此是現成殺人其與殺牛者何如而竟安然為之豈不可怪然後快於心不是說齊王真快于心只是詰問之辭見王必如此然後快于心麼不然何故以殺人之事而甘心為之也大全輔氏之說看死了○齊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以其求大欲非以是三者為快也然王求大欲不得不借是以求之故孟子先設難於此俟王自舉大欲以告孟子然後去其大欲之蔽則不能度者乃能度而不能推者乃能推矣此孟子善於措辭處使他自然入吾彀中來若認煞愛民之心輕且短者在此則謬矣

王曰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奎

近譬堂藏板

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辟土地朝秦楚益中國無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敵。腓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異蔡虛齋曰不快於此而必為此。兩此字都指上三事。尚明於他亦指三事之不快。獨暗於此又指欲之誘與上文兩此字不同。
辨按註於上節已明云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于此節又云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則輕短之故。只指大欲不指上三事可知。○註云欲之所誘者獨在于

是是字指與危構怨說是其心尙明於他他字自指不忍殺棘之牛之類而獨暗於此此字自指與危構怨之事蒙引於理難通。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奕

近譬堂藏板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恭虛齋曰必闢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闢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俱吾所莅而四夷于我乎撫矣蒞中國而撫四夷此句又要看一而字似不苟

按既說上五件又明以王豈爲是哉然則是知其不爲是而故語之矣未說闢土地三句先以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起則又知其必爲是而轉難之矣文字起伏不測使齊王不得不入彀中來○蒙引看闢土地三句因妙愚謂翻轉過來看亦可蓋小國易於兼併而大國難於畏服故既辟土地又要朝秦楚然辟土地朝秦楚猶只在中國疆域之內故既莅中國而必又撫四夷乃盡得霸業之盛如此看于而字之理尤合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
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
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奎

近譬堂
藏板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
中山也○吳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為九
州方千里蓋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顧涇
陽曰若是其甚此一語有怪而疑之意孟子却又
說殆有甚三字且又把後災二字警動他令地向來
一點雄心不怕不消滅下來然則前三句因鄒楚而概
論之○蔡虛齋曰蓋亦反其本與前註反其本而推
之又不同反本只是發政施仁使天下即發政施仁
有以使之也然則盡心力於興兵構怨以求王天下
抑末矣本字當如此照看

辨按註明云反本說見下文而下節註即緊接云發
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此本字緊貼發政施仁矣
時解是心為保民之本即王天下之本者未看清也
渠蓋以發政施仁不外于不忍之心仍頂前心字說
豈知發政施仁雖必本于不忍之心而此處却承大
欲來見與危溝怨不是以求大欲而發政施仁乃可
以遂大欲也以發政施仁之事易了他與危構怨之
事故言發言施而不更言心也况政本諸心自不必

說前已言之則此亦無俟贅言之耳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盡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突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己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莅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于伎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固危道也
輔氏曰力求所欲則狗欲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馴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蔡虛齋曰以一眼入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王不待大也○張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張彥陵曰此節承上反本來發政所以施仁申說四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辨按只虛說發政施仁一句下一連下五箇皆欲字

即所以得茲者而想見所發之政亦施之仁矣。未嘗說也。仕欲立於王之朝。則有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之仁政矣。農欲耕於王之野。則有勸而不懈之仁政矣。商賈欲藏於市。則有塵而不征。法而不擾之仁政矣。行旅欲出於塗。則有闕議而不征之仁政矣。欲疾其君者。總承上四項而極言其欲歸也。仕農商旅則盡乎天下之民矣。而保之矣。孰能禦之。能禦也。○齊王只要自遂其大欲。至於與危構怨。則不顧斯民之欲矣。孟子子只教他遂天下人之欲。而大欲已不求而自遂矣。貪而利之。則為人欲之私。推而廣之。則為天理之公。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此一箇反其本。是虛括仁政之全。後一箇反其本。是專指一節之大。究竟齊王果用孟子。則必先制恒產。而此一節之仁政。亦必次第舉矣。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堯 近譬堂 藏板

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

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張彥陵曰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恒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至於易犯刑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從之也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梁惠上

辛

近譬堂藏板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呂晚村曰明君明字與吾僭句機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至理也○李衷一曰是故緊承上恒產所係之大說來明君即仁人所謂能保民者必使二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驅即教也善即恒心也民從之輕言有所賴藉而為善不難也此是泛言其理○卽是二句是制產周於老幼樂歲二句是制產裕于凶豐驅而之善舍下庠序二句

恒心矣故此節制民之產是有恒產驅而之善從之也輕是有恒心中間必使以至然後皆言因字中道理也下節亦如此看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也。

同張彦陵曰：明君制民之產，今也制民之產，其制產未嘗不相同也。然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耳名為制產。民且為產所累矣。安得謂之恒產。

異蔡虛齋曰：今也制民產都虛說。

辨按：明君制民之產，實有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計多區畫，若今之人君，却如何也。下箇制字，蓋彼廢井田之良法，或有稅畝或開阡陌妄事紛更，自為厚斂。亦是從新制一番。不然，先王之舊規，何至爾不足事。俯不足畜，云云也。虛齋謂虛說者，非是。上論此產，亦是恒產。民所欲不恒，而不可得者，如何。上文却說無恒產，蓋至不足事，不足畜，樂歲猶苦凶年，死亡而老，雅填溝壑，壯者散四方，其為無恒者亦多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圭

近譬堂藏板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蓋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

圖按：前後兩反，其本雖不同，却都是在政事上較量。前發政施仁為王天下之本，是以仁政對興危構怨之。不仁說見彼非王天下之本，而此其本也。此制民恒產為發政施仁之本，是以宅田對士農商旅說見彼雖皆發政施仁之事，而此尤其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
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
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
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
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奮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
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
不能悟是可歎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麋之間及對好樂
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
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
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
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
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
數者一病爲一事耳故細釋其性之端以示之使於
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
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
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
關之不可不嚴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
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七

近譬堂藏板

心之所克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于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人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蔡虛齋曰。此章當疊疊看。發初出一玉字。究其所以心。足以玉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以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饑。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頒白不負戴。然而王者未之有也。蓋其胸中玉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覓路以開導之耳。○此一章書通是說。王道之易。蓋因齊王謂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又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又曰。何由知吾可也。皆是難之。之辭。故孟子答之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引胡齋之言。而曰。是心足以王矣。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以至天下可運於掌。言舉斯心。加諸彼。通是易得意思。至於百畝田。五畝宅。然而不王者。未之存。則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豈不信哉。○呂晚村曰。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畧。全書皆然。○張彥陵曰。此正制民常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從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從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王觀濤曰。五畝之宅。專重制產。邊謹庠序之教。特帶言。以應上。恆心耳。與告梁王不同。

辨按此節為齊梁之君各陳。顧麟士云。前對小惠為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為王者之正道。各有頭項也。愚謂此就針鋒相對言之耳。其寔大道正道。只一玉道而已。以麟士之說推之。則讀盡心章。當着力。三可以一不負戴。見如此。則可以衣帛。可以食肉。可以無

飢可以負戴更何須移民移粟之紛紛哉讀此章則當養力五十者七十者入口之家與頌白者見如此則五十者衣帛而五十者保矣七十者食肉而七十者保矣入口者無飢而少壯者保矣頌白者不負戴而民之老幼且自篤孝弟而無不保矣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或問子前不察識擴充為兩截而謂擴充中步步不離察識矣看朱子此處總註但云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王文似單重擴充不及察識何也曰此後人但以字面求之而失也夫行仁政固在於擴充而所以不能擴充者以此心奪於功利之私也其所以奪於功利之私豈非以不能察識而然乎苟於不忍之心隨其所發而察之則識見精明無所錮蔽又安得奪於功利之私哉故愚謂此章至今王發政施仁之心皆言推恩舉政不更謂此章至令王發政施仁之心已教王由惻隱之一端而察識其全體之本其於難易緩急輕重長短無不差等較然由是而發政施仁制度興學直舉而措之耳故人於此章但知言王政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語

近譬堂藏板

易而不知其難但知教以推行之實而不知開導其因心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燕而酌饗衣中衣也 不辦察揣矣 膏米干出貳餘括 而王莫之預樂也 范問午前不察察揣饗衣為兩 道而與之步也 且自薰華兼而無不罰矣 刑罰罰矣 十者罰矣 入口者無猶而少壯者罰矣 踐白者不負 批問五十者衣帛而五十者罰矣 少壯者食肉而少 壯者衣不負 糧更而負 粟之餘餘 裝 贊

